

振聿发聩

原谅还是不原谅李白？

张炜 南方周末

独孤明

唐玄宗的一个女婿，叫“独孤明”。现在姓“独孤”的可能不多，至少没有听说过。唐代这个姓氏可能不少，如著名的文章大家、诗人独孤及——他与李白同时代，两人有文字之交，写过《送李白之曹南序》。关于独孤明的记载不多，只知道他是信成公主的驸马。如果不是因为李白，可能今天谁也不太注意这样一个人了。说到李白的时候往往要提到独孤明，这个人李白曾经很重要，当年提携过他，与之有过一些交往。李白大半为了个人的发展才跟他往来。

李白在失意的时候给独孤明写了一首《走笔赠独孤驸马》的诗，回忆他们的友谊和分别后的苦恼、沦落，以及仍然希望对方能够助他一臂之力的心情。这里说的“独孤明”，就是借其表面字意：一个人既要“孤独（独孤）”，还要“明”。“孤独”是一个基础条件，一旦失去了它，“明”也就失去了。现在好多人恰好相反，不是寻找那种状态，而是极其恐惧孤独、害怕寂寞。一般人有了专业成就还大不满足，还要做一个闻人，并以此为荣，习惯和得意于这种生活。但是他失去了“孤独”这个基础和条件，也就丧失了强大的发现力和感受力，没有了“明”。

世界太复杂，需要生活在其中的人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辨析、思索，时刻保持强大的理性。拥有清澈的个人世界，同时还要拥有一个混沌的个人世界，这样的人才会超越一般的智慧。

这样的人可以称之为“独孤明”。

两次进长安

庄子有句话被很多人引用过：“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这句话很了不起。他赞扬这样极端的人格与力量：整个的世界都在否定他，他却感到沮丧；整个的世界都在赞誉他，他也不会更进一步去做这些事。像这样的境界谁能抵达？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包括庄子自己大概都很难吧。但是作为一个理想至境，

作为一个很高的目标，却实在不可以不想，起码要向往才好。

而李白这一生，他的“劝”和“沮”总是十分明显的。有人说李白一辈子到过一次京城，也有人两次，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这本书中做了考证，认为是两次，这大概是切中事实的。李白第一个老婆是前宰相的孙女，她有很多人脉关系，所以李白才能够在三十岁以前到过长安。这次到长安对他的一生非常重要。因为李白三十岁左右已经对自己的才华十分自负和自信，不再能忍受平凡的生活淹没自己。他写过一篇《大鹏遇希有鸟赋》，其中就充分表达了这种心情。他将自己比喻为“大鹏”。

这个赋写他在山里遇到一个道士，这人叫司马承祯，年龄比他大得多，谈吐不凡。道士说李白是个少见的青年人，俊朗，清爽，有一股仙气——后来许多人谈到李白的时候，比如身在朝廷的大诗人贺知章，都说他身上有仙气。李白的个子并不高大，曾有人估计大约在一米七之内；但为人很豪放，稍微有点狂妄，爽朗、痛快、利落，持剑而行，游历四海。这样一个人是可爱的，有很强的“观赏性”，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他是个富家子弟，穿着不俗，见识过人。道士当时和他交谈得很愉快，对他大加赞赏，是可想而知的。

李白把他们的这次相遇写成一篇赋，赋中说这个道士很了不起，是一种很稀有的“怪鸟”，而他自己就是那个“大鹏”——这里对自己有极高的期许和肯定，而第一次进长安，就是一次“京漂”，是第一次展翅高翔的尝试。

李白这次到长安结识了很多人，其中就有唐玄宗的女婿张垍，还有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这两个人对改变他的命运当然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李白在京城还尽可能多地结识了一些名流，这些人对他第二次进京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李白第二次到长安已经四十多岁了，当时一得到诏宣兴奋之极，写了那首著名的七言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般人都认为这是由一个叫吴筠的道士将他推荐给皇帝，可能同时还有其他人的举



荐，比如玉真公主的美言。当年的唐玄宗特别喜欢求仙事业，少有例外的是，当一个皇帝取得政权并最后巩固的时候，就要想长生不老的事情了，这和秦始皇是一样的。这种事业与打天下不同，倚重的不是文臣武将，而是方士和道士。吴筠在当时是很有名的一个道人，唐玄宗把他弄到长安切磋修道，吴筠就趁机向唐玄宗提到了李白。

皇帝宣诏李白进京作了供奉翰林，这是诗人一辈子最高的荣誉、最辉煌的人生经历了。他后来的诗中时常提到这段荣耀，表达了无限的怀念和渴望。这成为李白一生中最高光的乐章。

李白的功名心，围绕这些的全部行为，既有文化心理因素也有其他。他的言与行成为历史，已经不可变更，后人可以说他媚俗和庸俗，难脱战国以来游说之士的窠臼；但即便如此也处处显露出某种诗人的单纯性——这应该是天生的性格因素在起作用，如过分地情绪化和外露，这在处处讲究中庸的中国文化里将格外刺目。

不可忍受

尽管如此，今天的许多人还是会原谅李白。设身处地想一下，一个诗人有了这样的一些经历，招人朝廷接近唐玄宗，做翰林待诏，自然会引以为荣。人们会以这样的人之常情来设定和原谅古人。但是如果结合李白一生跟达官贵人的过往，因巴结攀附留下的大量文字来看，又会觉得不可忍受。比如作为后来人的大诗人陆游看了这一类文字，就心生厌恶，说李白这种人活该要一辈子落魄：“一生砍壤。”

“砍壤”即困顿不得志。如果通读了李白的诗文，有人会觉得陆游这种激烈的言辞算是苛责，也可能有人认为并不过分。陆游言外之意是说李白的下贱，说像李白这样不能自尊自贵的人，一生就应该充满折磨，落得这种命运也算活该，并不为过。

其实李白的性格因素中比较一般人更

是充满了矛盾。他在结构作品抒写情怀的时候，感性世界是那么丰富，判断事物是那样缜密和深刻，一丝一毫都不会偏差，处处表现出超人的能力。我们知道写作过程中既需要充沛的感性，又需要理性的强大把握力，小到每个字词的调度、段落的起承转合，大到通篇思想与逻辑层次，都要凭借超绝的把握力和判断力。李白在这方面具有卓越的才能，但在另一方面，在人事机心、世俗物利的处理上，在与权势交往、自尊和隐忍等等复杂关系方面，又表现出相当的混乱和昏聩。他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

李白诗词之外最著名的文字：《与韩荆州书》。李白才华飞扬，狂傲不羁，不愿或不能通过科举道路去当官，他觉得那样太麻烦；还有一个假设，就是当年的李白很难通过科举审查这一关，因为他的出身有问题。但无论怎么说，一级一级地考取，这极为刻板的过程很不适合一个拔地而起的天才。他想的是一步登天，比如让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人物直接推荐给皇帝。对此他非常自信。所以他就给当时一个极有权势的“韩荆州”写了一封自荐信：自己多么有才华，多么了不起，而“韩荆州”又多么伟大。他对这个权贵人物的颂扬达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用语是极为夸张和肉麻的。作为历史名文，后来的《古文观止》等重要选本都收入了。

人在利益面前竟可以如此，似乎更让人难以忍受。

这只是从旁观者的超脱立场而论的，如果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说无论李白多么不堪，人们或许还要对他网开三面，允许其“胡闹”。我们不可能再有第二个李白——一个国家有没有李白将是天不一样的。当然这也是意气情怀，从理智上来讲一切又当别论。这里不能不更多地谈到唐代风习，考虑当时浓烈的“干谒”传统。这是一直从战国时期承续下来的，到了宋代才变得式微——宋代人对汲汲于做官，到处跑官要官感到极大的耻辱，正像钱穆先生总结的，那时的读书人“以清谈自甘，以鹜于仕进为耻，更何论于干谒与请乞矣。”

关于李白和杜甫，更有韩愈等杰出人物留下的一些“干谒”文字，许多人会为他们感到惋惜。其实远早于他们的时代，那些“毛遂”们就已经很多了，纷纷“自荐”成为盛大风气，而且有着堂皇的理由：生逢盛世，敢不为君所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最有名的句子，集中说出了这样做的志向和理由。这样的情形以战国时期为最盛，到了唐代这样的“盛世”，也就延续下来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人性的救赎

——评电影《雪国列车》

醉了小威

《雪国列车》是《汉江怪物》、《杀人回忆》导演奉俊昊执导的首部英文作品，他以洞察人性的敏锐力，通过一列火车来诠释他对于人性的关注与理解。影片讲述了以革命领袖Curtis(克里斯·埃文斯饰)为首的受压迫的反抗者为了生存与尊严向列车独裁者Wilford(艾德·哈里斯饰)作斗争故事。

每一节车厢，都按着Wilford所指示的按部就班的生活，他们都被打上属于列车上的“位置”的烙印，而这个“位置”标签是他们这一群人不能逾越的。Wilford的威尔福德工业，其实是对人性尊严的践踏和蹂躏。“永恒引擎”背后的专权导致了人权的散失，人性在列车上被挤压得无处安放，生活在末节车厢的人们能否真正救赎自己呢？

Wilford制造永恒引擎控制着列车上的人类，而保持列车不断的行驶则需要遵循“守恒定律”。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列车的“守恒”呢？Wilford以残暴式的摧残人性和随意杀害他人生命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实现列车的永恒行驶。但是，这种残酷被导演消解在无形之中，由此，也让影



片有种压抑之感。列车中，扮演维护列车秩序的警察到时间查人的举动，其实就是为控制列车生存人口的一个简单的方式。再者，对于反抗者，他们的命运几乎都不会有好的下场。以Mason(蒂尔达·斯文顿饰)为首的列车第二把手，则是充当着打手的工具，是维护列车秩序的“野蛮人”。

影片中，Wilford以思想和权力的逼迫来控制人，让人永远的记住在自己应有的可笑的“位置”工作。当人成为一具任由摆布的躯壳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实实在在的人物了，他的人性早已都“统治者”占据，被蹂躏得只剩下那可伶的躯壳。于是，观众看到，在列车中制作食物的工人，面对着巨大锅炉中翻滚的人体的残肢制造出的食物，而无动于衷；一个个嗜吸“毒品”的人，如同没有灵魂的肉体，死一般地躺在一隅；一个天真的孩童，接受着“填鸭式”的教育，唱着被控制人性的歌曲，以及那再也听不到人性呐喊的像机器一样重启“引擎”的孩子……

这些，都是被Wilford统治下的精神产物，这就是对人性赤裸裸的抹杀……

反抗，救赎，终究随着践踏而点亮，这是真实人性的表现。以Curtis和Gilliam(约翰·赫特饰)为首的生活在末节车厢的代表，开始出谋划策，向霸权挑战。于是，Curtis为了挽回末节车厢的人的生存与尊严开始了一系列的准备“出击”工作。Curtis以不变应万变，智攻节节列车，救出安保系统设计师南官民秀(宋康昊饰)，致使一场更大的屠杀在列车中展开……

电影不仅仅叙述了生活在列车底层的人们为了生存和尊严反抗的经历，更重要的是，在电影结束后仍给人无尽的反思与关怀。影片结束时的Wilford与Curtis的内心之战，在这一刻达到了顶点，而随着一场爆炸，一切都灰飞烟灭。列车，在行驶中，快速的断裂，快速的分解，那场面吊足了观众的心，观众直呼，要是3D的就更刺激了。然而，导演奉俊昊却以一个女人牵着小孩面对北极熊的场景而终结。是有意为之，还是找不到一个救赎人性的方式？然而，仅仅靠一个女子与一个小孩，就想拯救人类沦落的人性，是不是太过于单纯与理想？要知道，“理想”二字刻画容易，践行却是异常困难。

《雪国列车》在压抑中救赎，在救赎中释然，在释然中架起人性的光辉……



据称，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观看《归来》后哭了一个小时。自5月16日《归来》公映，“你哭了吗”被反复提及，有观众因为感人的爱情落泪，有观众因时代背景触景生情……让人哭是不是评判一部电影很好的标准？陈道明——片子越往后看越是“陈禹识”而不是陆禹识——用温和明亮的声音和语调给婉瑜念信。伴着昏黄温暖的炉火，他明朗温暖的声音缓缓流淌，如同旋开了钢笔，在白纸上优雅轻柔地续写那一封一封仍从遥远的大西北寄来的信，笔锋在雪白的信纸上铺开了一片辽阔草原，当我们看到小马驹挣扎着站在了开满黄花的草地上，我们感觉，春天真的来了。

——从平淡处见深味陈道明，《新京报》，2014.05.21

30年摸爬滚打，杨说新闻媒体是一个遗憾的职业，然而另一方面，这竟是他得以坚持下来的理由，“因为有遗憾，才觉得有致命的吸引力”，“没有一点想

法，没有一点激情，根本坚持不了这么久”。

——杨锦麟：《南风吹》，2014.04.16

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相信。相信革命的许诺，相信历史的前进，相信新中国的这些目标都能达到。

这种“光明的底色”对我一生都有影响。

王蒙今年79岁，刚出了新书《明年我将衰老》。书名来源于他某次参加节目录制，被同台的年轻作家问道：“您不觉得自己很老么？”他答道：“还好，我明年开始老吧。”让他愤愤不平了两年之久的是，节目播出时删掉了他这句机智的回击，而只剩下年轻人的诘问。王蒙愿意宽容，但不愿屈服，他要滴水不漏。面对王蒙，我想起查建英曾经形容他的表情，“机警又放松”。

——王蒙，影响我一生的“光明底色”，《新周刊》，2014.05.20

影音斑驳

报刊精粹